



梁上泉 著

喧騰的高原

中国青年出版社

喧騰的高原

梁上泉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2 1/2印張 21,000字

1956年5月北京第1版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0 定價(7)0.24元

喧騰的高原

梁 上 泉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的第一本詩集。

1953-1955年作者曾在紅軍長征經過的雪山草地和康藏高原工作过，他用詩歌的形式，歌頌了建設康藏高原的人民和战士，歌頌了高原上沸騰的新生活。这些詩曾分別在雜誌上發表过，現在由作者整理后，編成这本集子出版。

目 次

高原牧笛·····	5
里程碑·····	7
瀘定桥头·····	10
金沙江的支流·····	12
鷓鴣張福林墓園·····	14
“征服山”·····	17
鷓鴣山·····	20
再見吧，尼洋河！·····	22
雪地炊烟·····	24
牦牛隊的姑娘·····	26
載着歌声归来·····	29
“金橋”，通車了！·····	33
登布達拉宮·····	37

孩子陪伴着我.....	40
山谷的一夜.....	43
來自拉薩的客人.....	46
播種者.....	49
地上的銀河.....	52
姑娘，他是誰呀？.....	54
吻.....	56
“邊疆姑娘”.....	58
哈達與鮮花.....	62
姑娘是藏族衛生員.....	65
給一位藏族女教師.....	69
郵車從遠方開來.....	71
家鄉的聲音.....	73
森林鷄聲.....	76
後記.....	78

高原牧笛

高原的笛声悠揚，
是牧人傾訴衷腸；
高原的笛声响亮，
是牧人心底歌唱——

在那以往的年代，
笛声冷如寒霜，
吹着古老的調子，
总是那么忧伤；

進軍經過这里，
笛声渐渐高昂，
寒霜化成春水，

暖流淌向远方；

公路修过这里，
笛声与喇叭交响，
飞过无边的草原，
惊醒熟睡的群羊，

群羊好像白云，
笛声在白云里飞扬。
每次战士走过，
听着这不同的音响……

一九五五、五、一七、北京

里 程 碑

我們的將軍，
經受過長征的風云，
曾拿着軍事地圖，
指揮紅色的士兵，
把勝利的旗幟，
插上這座最高的山峯！

他用刺刀刻下的標語，
在石岩上像閃光的星星——
“紅軍一定要回來！”
照亮了各族人民的心。

我們的將軍，

回來了，又在這山頭扎營，
拿着工程藍圖，
指揮身經百戰的士兵，
把寬大的公路，
修過這座最高的山峯！

他撫摸着親手刻下的標語，
又撫摸着臉上的皺紋，
十八年前的誓言實現了，
他率領的大軍就是證明！

當戰士發起向巨石的進攻，
他想起當年的沖鋒陷陣；
當炸藥的響聲震動群山，
他像聽見當年隆隆的炮聲。

過去他用腳走出來的道路，
如今車輛在自由飛奔，
那刻着紅軍標語的岩石，
已作了路旁的里程碑，

那是革命的里程碑呵！
記載着艰苦的歷程，
也預示着壯丽的远景……

一九五三、七、初稿于雪山草地

一九五五、二、改成于康藏公路

瀘定桥头

万里长征犹憶瀘关險

三軍远戍嚴防帝國侵

——朱德：題大渡河桥

我站立在瀘定桥头，
大渡河滾滾奔流，
我在鉄索上行走，
好像在浪濤上浮游。

并非我容易激动，
誰能不想起当年？
紅軍的十八名勇士，
曾飛渡过这道險关。

我輕輕地輕輕地撫摸，
這冰冷帶銹的鉄索，
上有英雄們的手印，
像刻在我的心窩。

我靜靜地靜靜地俯視，
橋下的每一個水波，
仿佛看見那勝利的火光，
正照映着紅色的大河。

我側着耳朵傾听，
像一個守橋的哨兵，
寒風從頭頂吹過，
傳來當年的戰歌；

隨着那歌聲的起落，
我也大聲應和……
那上游新架的鋼橋，
正開過隆隆的兵車！

一九五五、三——七、瀘定——北京

金沙江的支流

在金沙江支流的支流，
原始森林的邊緣，
過去是狐兔追逐的荒野，
公路給這裡帶來了人煙。

是什麼打破這黑夜的沉寂，
峽谷迴響起喧聲一片？
原來是馬達在轟鳴，
正放映“薩根的春天”。

藏胞和士兵並排觀看，
親親密密地低聲交談——

“老鄉，你能看懂它嗎？”

“懂！水像这里的水，

山像这里的山，

若不是我們这个地方，

就是我們这里的明天！”

一九五四、一二、江达

謁張福林墓園

……部隊接受了搶修康藏公路雀兒山段的任務……張福林以其高度的責任感……早起晚睡、刻苦鑽研……對自己生命未作任何考慮……他不愧為祖國人民的好兒子，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摘自某師黨委的決議

雀兒山低下了積雪的峯頂，
雄鷹收起了健壯的翅膀，
我們肅立在你的墓前，
把崇敬的心意獻上。

从雪山摘來松枝柏叶，
从草原采來怒放的牡丹，
和着我們深切的怀念，
細心編織成美丽的花圈。

有着共產主义理想的人，
他的生命是永远年青——
当唱着“打通雀兒山”的时候，
我們依然听見你宏亮的声音。

当車隊开过險峻的石峡，
人們都指点着你鋼釵的遺痕，
好像你还哼着河南梆子，
听着自己燃放的大炮的回声。

你生前的决心書，
还揣在战友們的身上；
你的模范獎旗，
时刻在增加新的光荣。